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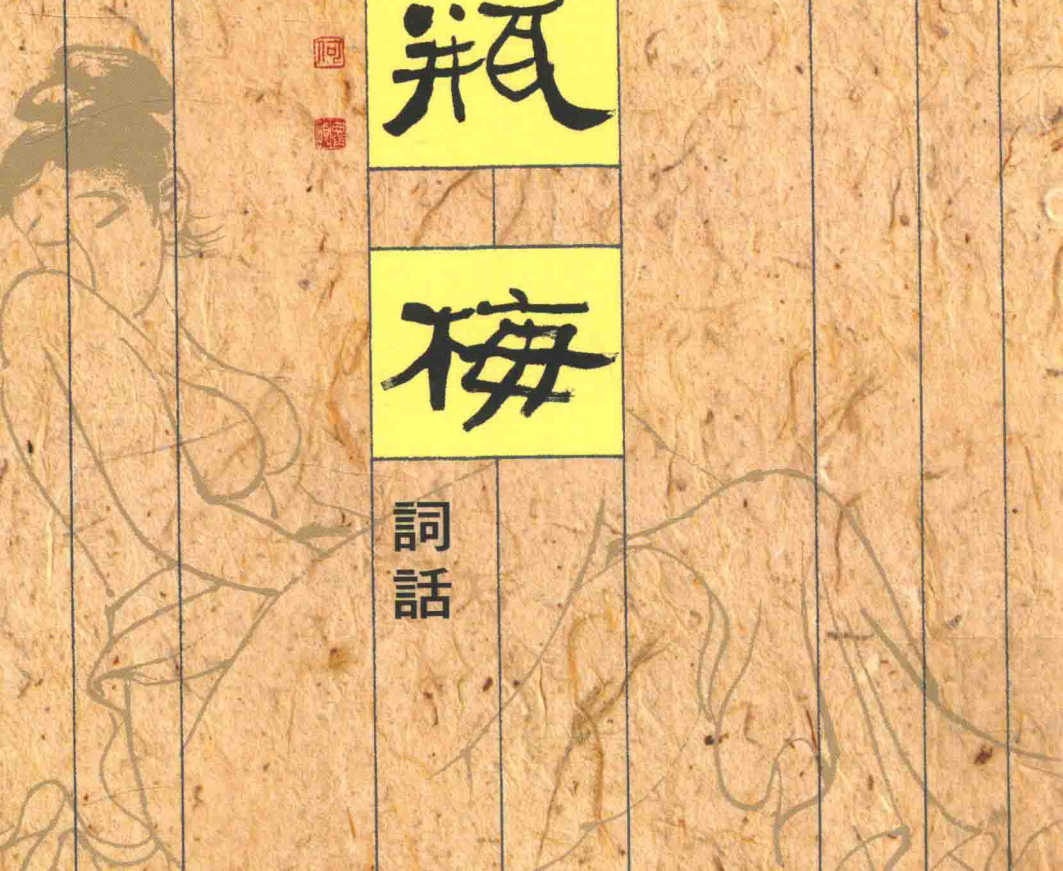
夢梅館校本

金

瓶

梅

詞話





蘭陵笑笑生 原著
梅 節 校訂
陳詔·黃霖 注釋

〔夢梅館校本〕
金瓶梅詞話
(第二冊)

里仁書局 印行

夢梅館校本

金瓶梅詞話（第二冊）

原著者：蘭陵笑笑生

校訂者：梅節

注釋者：陳詔·黃霖

發行人：徐秀榮

發行所：里仁書局（請准註冊之商標）

台北市仁愛路二段98號5樓之2

電話：(886-2) 2391-3325 · 2351-7610 ·

2321-8231

FAX：(886-2) 3393-7766

網站：<http://embok.webdiy.com.tw/>

郵政劃撥：01572938「里仁書局」帳戶

印刷所：福霖印刷有限公司

西元二〇〇七年十一月十五月初版

西元二〇〇九年二月二十五日修訂一版

西元二〇一四年二月十日修訂二版十一刷

· 本書校注經作者授權，原文重新排版，不得翻印或重製 ·

第三十四回

書童兒因寵攬事

平安兒含恨戳舌

自恃官豪放意爲，休將喜怒作公私。貪財不顧綱常壞，好色全忘義理虧。
狎客盜名求勢利，狂奴乘飲弄奸欺。欲占後世興衰理，今日施爲可類知。

話說韓道國走到家門首打聽，見渾家和他兄弟韓二拴在鋪中去了。急急走來獅子街鋪子內，和來保計議。來保說：「你還早央應二叔來，對當家的說了，拿個帖兒對縣中李老爹一說，不論多大事情都了了。」這韓道國徑到應伯爵家。他娘子兒使丫頭出來回：「沒人在家，不知往那裡去了。只怕在西門大老爹家。」韓道國道：「沒在宅裡。」問應寶，也跟出去了。韓道國慌了，往勾欄院裡找尋。

原來伯爵被湖州何蠻子的兄弟何二蠻子——號叫何兩峰，請在四條巷內何金蟾兒家吃酒，被韓道國找着了，請出來。伯爵吃的臉紅紅的，帽檐上插着剔牙杖兒。韓道國唱了喏，拉到僻靜處，如此這般告他說。伯爵道：「既有此事，我少不得陪你去。」於是作辭了何兩峰，與道國先回到家，問了端的。道國央及道：「只望二叔往大官府宅裡說說，討

個帖兒。——只怕明早解縣上去，轉與李老爹案下，求青目（二）一二，只不教你侄婦見官。事畢重謝二叔，磕頭就是了。」說着，跪在地下。伯爵用手拉起來，說道：「賢契，這些事兒，我不替你處？你取張紙兒寫了個說帖兒，我如今同你到大官府裡對他說。把一切閑話都丟開，你只說我常不在家，被街坊這夥光棍時常打磚掠瓦（三），欺負小人娘子。你兄弟韓二氣忿不過，和他嚷亂，反被這夥人群住，揪採在地，亂行踢打，同拴在鋪裡。望大官府討個帖兒對李老爹說，只不教你令正（三）出官，管情見個分上就是了。」那韓道國取筆硯，連忙寫了說帖，安放袖中。

伯爵領他徑到西門慶門首，問守門的平安兒：「爹在家？」平安道：「爹在花園書房裡，二爹和韓大叔請進去。」那應伯爵狗也不咬，走熟了的，同韓道國進入儀門，轉過大廳，由鹿頂鑽山（四）進去，就是花園角門。抹過木香棚，兩邊松墻，松墻裡面三間小捲棚，名喚翡翠軒，乃西門慶夏月納涼之所。前後簾櫳掩映，四面花竹陰森，周圍擺設珍禽異獸，瑤草琪花，各極其盛。裡面一明兩暗書房，有畫童兒小厮在那裡掃地，說：「應二爹和韓大叔來了！」二人掀開簾子進入明間內，只見畫童在書房裡。看見便道：「應二爹和韓大叔，請坐，俺爹剛纔進後邊去了。」一面使畫童兒請去。伯爵見上下放着六把雲南瑪瑙漆減金釘藤絲墊矮矮東坡椅兒（五），兩邊挂四軸天青衢花綾裱白綾邊名人的山水，一邊一張螳螂蜻蜓脚，一封書大理石心壁畫的幫桌兒（六），桌兒上安放古銅爐、鑲金仙鶴，

正面懸着「翡翠軒」三字。左右粉箋吊屏上寫着一聯：「風靜槐陰清院宇，日長香篆散簾櫳。」伯爵於是正面椅上坐了，韓道國拉過一張椅子打橫。

畫童後邊請西門慶去了。良久，伯爵走到裡邊書房內，裡面地平上安着一張大理石黑漆縷金涼床，挂着青紗帳幔。兩邊彩漆描金書厨，盛的都是送禮的書帕、尺頭，几席文具書籍堆滿。綠紗窗下，安放一隻黑漆琴桌（七），獨獨放着一張螺鈿交椅。書篋內都是往來書柬拜帖，并送中秋禮物帳簿。應伯爵取過一本，揭開觀看，上面寫着：「蔡老爺、蔡大爺、朱太尉、童太尉、中書蔡四老爹、都尉蔡五老爹，并本處知縣、知府四宅。第二本是周守備、夏提刑、荆都監、張團練，并劉、薛二內相。都是金緞尺頭，豬酒金餅，鱒魚海鮮，鷄鵝大禮，各有輕重不同。這裡二人等候不題。」

且說畫童兒走到後邊金蓮房內，問春梅：「姐，爹在這裡？」春梅罵道：「賊見鬼小奴才兒，爹在間壁六娘房裡不是？巴巴的跑來這裡問！」畫童便走過這邊。只見綉春在石臺基上坐的，悄悄問：「爹在房裡？應二爹和韓大叔來了，在書房裡，請爹說話。」綉春道：「爹在房裡，看着娘與哥哥裁衣服哩！」原來西門慶拿出兩疋尺頭來，一疋大紅紵絲，一疋鸚哥綠潞紬，教李瓶兒替哥哥裁毛衫兒、披襖、背心兒、護頂（八）之類。在灑金炕上正鋪着大紅氈條，奶子抱着哥兒在旁邊，迎春執着熨斗。只見綉春進來，悄悄拉迎春一把。迎春道：「你拉我怎麼的？拉撒了，這火落在氈條上。」李瓶兒便問：「你平白拉他

怎的？」綉春道：「畫童說，應二爹來了，請爹說話。」李瓶兒道：「小奴才兒，應二爹來，你進來說就是了，巴巴的扯他！」西門慶吩咐畫童：「請二爹坐坐，我就來。」於是看裁完了衣服，便衣出來，書房內見伯爵二人，作揖坐下，韓道國打橫。

西門慶喚畫童取茶來。不一時，銀匙雕漆茶鍾，蜜餞金橙泡茶，吃了，收了盞托去。伯爵就開言說道：「韓大哥，你有甚話，對你大官府說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你有甚話說來？」韓道國纔待說「街坊有夥不知姓名棍徒……」被應伯爵攔住，便道：「賢侄，你不是這等說了。噙着骨禿露着肉（九），也不是事。對着你家大官府在這裡，越發打開後門說了罷。韓大哥常在鋪子裡上宿，家下没人，止是他娘子兒一人，還有個孩兒。左右街坊有幾個不三不四的人，見無人在家，時常打磚掠瓦鬼混。欺負的急了，他令弟韓二哥看不過，來家聲罵了幾句，被這起光棍，不由分說，群住打了個臭死。如今都拴在廂鋪裡，明早解往本縣正宅李大人那裡去。見他哭哭啼啼，敬央煩我來對哥說，討個帖兒，差人對李大人說說，青目一二。有了他令弟也是一般，只不要他令正出官就是了。」因說：「你把那說帖兒拿出來與你大官人瞧，好差人替你處。」韓道國便向袖中取出，連忙雙膝跪下，說道：「小人忝在老爹門下，萬乞老爹看應二叔分上，俯就一二，舉家沒齒難忘。」慌的西門慶一把手拉起，說道：「你請起來。」於是觀看帖兒，上面寫着：「犯婦王氏乞青目免提。」西門慶道：「這帖子不是這等寫了，只有你令弟韓二一人就是了。」向伯爵道：「比是我拿

帖對縣裡說，不如只吩咐地方改了報單，明日帶來我衙門裡來發落就是了。」伯爵叫：「韓大哥，你還與大老爹下個禮兒，這等一發好了。」那韓道國又倒身磕頭下去，西門慶教玳安：「你外邊快叫個答應的班頭來。」不一時，叫了個穿青衣的節級來，在旁邊伺候。西門慶叫近前吩咐：「你去牛皮街韓夥計住處，問是那牌那鋪地方，對那保甲說，就稱是我的鈞語，吩咐把王氏即時與我放了，查出那幾個光棍名字來，改了報帖（十），明日早解提刑院我衙門裡聽審。」那節級應諾，領了言語出門。伯爵道：「韓大哥，你即一同跟他幹你的事去罷，我還和大官人說句話。」那韓道國千恩萬謝出門，與節級同往牛皮街吩咐去了。

西門慶陪伯爵在翡翠軒坐下，因令玳安放桌兒，「後邊對你大娘說，昨日磚廠劉公公送的木樨荷花酒，打開篩了來，我和應二叔吃；就把糟鱒魚蒸了來。」伯爵舉手道：「我還沒謝的哥。昨日蒙哥送了那兩尾好鱒魚與我，送了一尾與家兒去；剩下一尾，對房下說拿刀兒劈開，送了一段與小女；餘者打成窄窄的塊兒，拿他原舊紅糟兒培着，再澆些香油，安放在一個磁罐內，留着我一早一晚吃飯兒。或遇有個人客兒來，蒸恁一碟兒上去，也不枉辜負了哥的盛情。」西門慶告訴：「劉太監的兄弟劉百戶，因在河下管蘆葦場，賺了幾兩銀子，新買了一所莊子在五里店，拿皇木（十一）蓋房。近日被我衙門裡辦事官緝聽着，首了。依着夏龍溪，饒受他一百兩銀子，還要動本參送，申行省院。劉太監慌了，

親自拿着一百兩銀子到我這裡，再三央及，只要事了。不瞞說，咱家做着些薄生意了，料着也過了日子，那裡希罕他這樣錢！況劉太監平日與我相交，時常受他些禮。今日因這些事情，就又薄了面皮？教我絲毫沒受他的，只教他將房屋連夜拆了。到衙門裡，只打了他家劉三二十，就發落開了。事畢，劉太監感不過我這些情，宰了一口豬，送我一罈自造荷花酒，兩包糟鱒魚，重四十斤，又兩疋妝花織金緞子，親自來謝。彼此有光，見個情分。錢恁自中使！」伯爵道：「哥，你是希罕這個錢的？夏大人他出身行伍，起根立地上沒有，他不過些兒，拿甚過日？哥，你自從到任以來，也和他問了幾樁事兒？」西門慶道：「大小也問了幾件公事。別的倒也罷了，只吃了他貪濫踰婪（十二）的虧，有事不問青紅皂白，得了錢在手裡就放了，成什麼道理！我便再三扭着不肯。你我雖是個武職官兒，掌着這刑條，還放些體面纔好。」說未了，酒菜齊至。先放了四碟菜菓，然後又放了四碟案酒：紅鄧鄧的泰州鴨蛋，曲彎彎王瓜拌遼東金蝦，香噴噴油燂的燒骨禿，肥豚豚乾蒸的劈鹹鷄。第二道又是四碗嘎飯：一甌兒濾蒸的燒鴨，一甌兒水晶蹄蹄，一甌兒白煤豬肉，一甌兒炮炒的腰子。落後纔是裡外青花白地磁盤，盛着一盤紅馥馥柳蒸的糟鱒魚，馨香美味，入口而化，骨刺皆香。西門慶將小金菊花杯斟荷花酒，陪伯爵吃。

不說兩個說話兒，坐更餘方散。且說那夥人見青衣節級下地方，把婦人王氏放回家去，又拘總甲（十三）查了各人名字，明早解提刑院問理，各人都面面相覷。就知韓道國

是西門慶家夥計，尋的 본家 攬子（十四），只落下韓二一人在鋪裡，都說：「這事弄的不好了。」這韓道國又送了節級五錢銀子，登時間保甲查寫了那幾個名字，送到西門慶宅內，單等次日早解。

過一日，西門慶與夏提刑兩位官府到衙門裡坐廳。該地方保甲帶上人去，頭一起就是韓二，跪在頭裡。夏提刑先看報單：「牛皮街一牌四鋪，總甲蕭成，爲地方喧鬧事。」第一個就叫韓二，第二個車淡，第三個管世寬，第四個游守，第五個郝賢，都叫過花名去。然後問韓二：「爲什麼起來？」那韓二先告道：「小的哥是買賣人，常不在家住的。小男幼女，被街坊這幾個光棍，要便彈打胡博詞、扞兒機，坐在門首胡歌野調，夜晚打磚，百般欺負。小的在外另住，來哥家看視。含忍不過，罵了幾句，被這夥群虎棍徒，不由分說，揪倒在地，亂行踢打，獲在老爺案下。望老爺察情。」夏提刑便問：「你怎麼說？」那夥人一齊告道：「老爺休信他巧對，他是耍錢的搗鬼！他哥不在家，和他嫂子王氏有奸。王氏平日倚逞刁潑，毀罵街坊，昨日被小的們捉住，現有底衣爲證。」夏提刑因問保甲蕭成：「那王氏怎的不見？」蕭成怎的好回「節級放了」，只說：「王氏脚小，路上走不動，便來。」那韓二在下邊，兩隻眼只看着西門慶。良久，西門慶欠身望夏提刑道：「長官也不消要這王氏，想必王氏有些姿色，這光棍因調戲他不遂，捏成這個圈套。」因叫那爲首的車淡上去，問道：「你在那裡捉住那韓二來？」衆人道：「昨日在他屋裡捉來。」

又問韓二：「王氏是你什麼人？」保甲道：「是他嫂子兒。」又問保甲：「這夥人打那裡進他屋裡？」保甲道：「越牆進去。」西門慶大怒，罵道：「我把你這起光棍！他既是小叔，王氏也是有服之親，莫不不許上門行走？像你這起光棍，你是他什麼人？如何敢越牆進去？況他家男子不在，又有幼女在房中，非奸即盜了。」喝令左右：「拿來棍來！」每人一夾，二十大棍，打的皮開肉綻，鮮血迸流。況四五個都是少年子弟，出娘胞胎未經刑杖，一個個打的號哭動天，呻吟滿地。這西門慶也不等夏提刑開口，吩咐：「韓二出去聽候。把四個都與我收監，不日取供送問（十五）。」

四人到監中，都互相抱怨，個個都懷鬼胎。監中人都嚇唬他：「你四個若送問，都是徒罪。到了外府州縣，皆是死數。」這些人慌了，等的家下人來送飯，捎信出去，教各人父兄使錢，上下尋人情。內中有拿人情央及夏提刑，夏提刑說：「這王氏的丈夫，是你西門老爹門下的夥計。他在中間扭着要送問，同僚上我又不好處得。你須還尋人情和他說去，纔好出來。」也有央吳大舅出來說的。人都知西門慶家中有錢，不敢來打點。

四家父兄都慌了，會在一處。內中一個說道：「也不消再央吳千戶，他也不依。我聞得人說，東街上住的開綉絹鋪應大哥兄弟應二，和他契厚（十六）。咱不如每人拿出幾兩銀子，湊了幾十兩銀子，封與應二，教他過去替咱們說說，管情極好。」於是車淡的父兄開酒店的車老兒爲首，每人拿十兩銀子來，共湊了四十兩銀子，齊到應伯爵家，央他對西門

慶說。伯爵收下，打發衆人去了。他娘子兒便說：「你既替韓夥計出力，擺布這起人，如何又攬下這銀子，反替他說方便，不惹韓夥計怪？」伯爵道：「我可知不好說的。我如今如此這般，拿十五兩銀子去，悄悄進與他管書房的書童兒，教他取巧說這樁事。你不知，他爹大小事兒甚是托他，專信他說話。管情一箭就上垛。」於是把銀子兌了十五兩包放袖中，早到西門慶家。

西門慶還未回來。伯爵進入廳上，只見書童正從西廂房書房內出來，頭戴瓦楞帽兒，扎着玄色緞子總角兒（十七），撇着金頭蓮瓣簪子，身上穿着蘇州絹直裰，玉色紗襪兒，涼鞋淨襪，說道：「二爹請客位內坐。」教書童兒後邊拿茶去，說道：「小廝，我使你拿茶與應二爹，你不動，且耍子兒。等爹來家，看我說不說！」那小廝就拿茶去了。伯爵便問：「你爹衙門裡還沒來家？」書童道：「剛纔答應的來說，爹衙門散了，和夏老爹門外拜客去了。二爹有甚說話？」伯爵道：「沒甚話。」書童道：「二爹前日說的韓夥計那事，爹昨日到衙門裡，把那夥人都打了收監。明日做文書，還要送問他。」伯爵拉他到僻靜處，和他說：「如今又一件，那夥人家屬，如此這般，聽見要送問，都害怕了。昨日晚夕到我家，哭哭啼啼，再三跪着央及我，教對你爹說，我想已是替韓夥計說在先，怎又好管他的，惹的韓夥計不怪？沒奈何，教他四家處了這十五兩銀子，看你取巧對你爹說，看怎麼將就饒他，放了罷。」因向袖中取出銀子來，遞與書童。書童打開看了，大小四錠零四塊，

說道：「既是應二爹分上，教他再拿五兩來，待小的替他說，還不知爹肯不肯。昨日吳大舅親自來和爹說了，爹不依。小的蛇蚤臉兒，好大面皮兒（十八）！實對二爹說，小的這兒子，不獨自一個使，還破些鈔兒，轉達知俺生哥的六娘，繞個彎兒替他說，纔了他此事。」伯爵道：「既如此，等我和他說，你好歹替他上心些，他後晌些來討回話。」書童道：「爹不知多早來家，你教他明日早來罷。」說畢，伯爵去了。

這書童把銀子拿到鋪子，鏤下一兩五錢來，教買了一罈金華酒，兩隻燒鴨，兩隻鷄，一錢銀子鮮魚，一肘蹄子，二錢頂皮酥菓餡餅兒，一錢銀子的搽穰捲兒。把下飯送到來興兒屋裡，央及他媳婦惠秀替他整理，安排端正。那一日，不想潘金蓮不在家，從早間坐轎子往門外潘姥姥家做生日去了。書童使畫童兒用方盒把下飯先拿在李瓶兒房中，然後又提了一罈金華酒進去。李瓶兒便問：「是那裡的？」畫童道：「是書童哥送來孝順娘的。」李瓶兒笑道：「賊囚！他怎的孝順我？」良久，書童兒進來，見李瓶兒在描金炕床上，舒着雪藕般玉腕兒，帶着鍍金鐳釧子，引着玳瑁貓兒和哥兒耍子。因說道：「賊囚，你送了這些東西來與誰吃？」那書童只是笑。李瓶兒道：「你不言語，笑是怎的說？」書童道：「小的不孝順娘，再孝順誰？」李瓶兒道：「賊囚，你平白好好的，孝順我怎的？你不說明白，我也不吃。常言說的好：君子不吃無名之食。」那書童把酒打開，菜蔬都擺在小桌上，教迎春取了把銀素（十九）篩了來，傾酒在鍾內，雙手遞上去，跪下說道：「娘吃過，

等小的對娘說。」李瓶兒道：「你有甚事，說了我纔吃你的；不說，你就跪一百年，我也是不吃。」又道：「你起來說。」那書童於是把應伯爵所央四人之事，從頭訴說一遍：「他先替韓夥計說了，不好來說得，央及小的先來稟過娘。等爹問，休說是小的說，只假做花大舅那頭使人來說。小的寫下個帖兒在前邊書房內，只說是娘遞與小的，教與爹看。娘屋裡再加一美言。況昨日衙門裡爹已是打過他罪兒，爹胡亂做個處斷，放了他罷，也是老大的陰鷲。」李瓶兒笑道：「原來也是這個事！不打緊，等你爹來家，我和他說就是了。你平白整治這些東西來做什麼？」又道：「賊囚！你想必問他起發（二十）些東西了？」書童道：「不瞞娘說，他送了小的五兩銀子。」李瓶兒道：「賊囚！你倒且是會排鋪（二二）賺錢。」於是不吃小鍾，旋教迎春取了副大銀衢花杯來，先吃了兩鍾，然後也回斟一杯與書童吃。書童道：「小的不敢吃，吃了塊臉紅，只怕爹來看見。」李瓶兒道：「我賞你吃，怕怎的？」於是磕了頭，起來，一吸而飲之。李瓶兒把各樣嘎飯，揀在一個碟兒裡，教他吃。那小廝一連陪他吃了兩大杯，怕臉紅，就不敢吃，就出來了。到了前邊鋪子裡，還剩了一半點心、嘎飯，擺在櫃上，又打了兩提罈酒，請了傅夥計、賁四、陳經濟、來興兒、玳安兒。衆人都一陣風捲殘雲，吃了個淨光，就忘了叫平安兒吃。

那平安兒坐在大門首，把嘴谷都着。不想西門慶約後晌從門外拜了客來家，平安看見也不說。那書童聽見喝道之聲，慌的收拾不迭，兩三步掙到廳上，與西門慶接衣服。西門

慶便問：「今日没人來？」書童道：「没人。」西門慶脫了衣服，摘去冠帽，帶上巾幘，走到書房內坐下。書童兒取了一盞茶來遞上，西門慶呷了一口放下。因見他面帶紅色，便問：「你那裡吃酒來？」這書童就向桌上硯臺下，取出一紙柬帖與西門慶瞧。說道：「此是後邊六娘叫小的到房裡，與小的這個柬帖，是花大舅那裡送來，說車淡等事。那六娘教小的收着與爹瞧，因賞了小的一盞酒吃，不想臉就紅了。」西門慶把帖觀看，上寫道：「犯人車淡四名，乞青目。」看了遞與書童，吩咐：「放下我書篋內，教答應的明日衙門裡稟我。」書童一面接了放在書篋內，又走在旁邊侍立。西門慶見他吃了酒，臉上透出紅白來，紅馥馥唇兒，露出一口糯粳牙兒，如何不愛？於是淫心輒起，摟在懷裡，兩個親嘴啣舌頭。那小郎口噙香茶桂花餅，身上薰的噴鼻香。西門慶用手撩起他衣服，褪了花袴兒，摸弄他屁股，因囑付他：「少要吃酒，只怕糟了臉。」書童道：「爹吩咐，小的知道。」兩個在屋裡，正做一處。

且說一個青衣人，騎了一匹馬，走到大門首，跳下馬來，向守門的平安作揖，問道：「這裡是問刑的西門老爹家？」那平安兒因書童兒不請他吃東道，把嘴頭子撇着，正沒好氣，半日不答應。那人只顧立着，說道：「我是帥府周老爺差來，送轉帖（二二）與西門老爹看，明日與新平寨坐營須老爹送行。明日在永福寺擺酒，也有荆都監老爹、掌刑夏老爹、營裡張老爹。每位分資（二三）一兩。剛纔都到了，逕來報知。累門上哥稟稟進去，

小人還等回話。」那平安方拿了他的轉帖入後邊，打聽西門慶在花園書房內，走到裡面，剛轉過松墻，只見畫童兒在窗外臺基上坐的，見了平安擺手兒。那平安就知西門慶與畫童幹那不急的事，悄悄走在窗下聽覷。半日，聽見裡邊氣呼呼，跣的地平一片聲響。西門慶叫道：「我的兒，把身子掉正着，休要動。」就半日沒聽見動靜。只見畫童出來，與西門慶盥水洗手。看見平安兒、畫童兒在窗子下站立，把臉飛紅了，往後邊拿去了。平安拿轉帖進去。西門慶看了，取筆畫了知，吩咐：「後邊問你二娘討一兩銀子，教你姐夫封了付與他去。」平安兒應諾去了。

書童拿了水來，西門慶洗畢手，回到李瓶兒房中。李瓶兒便問：「你吃酒？教丫頭篩酒你吃。」西門慶看見桌子底下，放着一罈金華酒，便問：「是哪裡的？」李瓶兒不好說是書童兒買進來的，只說：「我一時要想些酒兒吃，旋使小廝街上買了這罈酒來，打開只吃了兩鍾兒，就懶待吃了。」西門慶道：「阿呀！前頭放着酒，你又拿銀子買！因前日買酒，我除了丁蠻子的四十罈河清酒，丟在西廂房內。你要吃時，教小廝拿鑰匙取去。」說畢，李瓶兒還有頭裡吃酒的一碟燒鴨子，一碟雞肉，一碟鮮魚沒動，教迎春安排了四碟小菜，切了一碟火薰肉，放下桌兒在房中，陪西門慶吃酒。西門慶更不問這嘎飯是哪裡的，可見平日家中受用、管待人家，這樣東西無日不吃。

西門慶飲酒中間，想起問李瓶兒：「頭裡書童拿的那帖兒，是你與他的？」李瓶兒

道：「是門外花大舅那裡來說，教你饒了那夥人罷。」西門慶道：「前日吳大舅來說，我没依。若不是，我定要送問這起光棍。既是他那裡分上，我明日到衙門裡，每人打他一頓放了罷。」李瓶兒道：「又打他怎的？打的那雌牙露嘴，什麼模樣！」西門慶道：「衙門是這等衙門，我管他雌牙不雌牙。還有比他嬌貴的。昨日衙門中間了一起事：咱這縣中過世陳參政家，陳參政死了，母張氏守寡，有一小姐。因正月十六日在門首看燈，有對門住的一個小夥子兒名喚阮三，放花兒看見那小姐生得標致，就生心調胡博詞、琵琶，唱曲兒調戲他。那小姐聽了邪心動，使梅香暗暗把這阮三叫到門裡，兩個只親了個嘴，後次竟不得會面。不期阮三在家思想成病，病了五個月不起。父母那裡不使錢請醫看治？看看至死，不久身亡。有一朋友周二定計說：『陳宅母子每年中元節令，在地藏庵薛姑子那裡做伽藍會（二四）燒香。你許薛姑子十兩銀子，藏在僧房內，與小姐相會，管情病就要好了。』那阮三喜歡，果用其計。薛姑子受了十兩銀子，藏在方丈內，不期小姐午睡，遂與阮三苟合。那阮三剛病起來，久思色欲，一旦得了，遂死在女子身上。慌的他母親忙領女子回家。這阮三父母怎肯干罷！一狀告到衙門裡，把薛姑子、陳家母子都拿了。依着夏龍溪，知陳家有錢，就要問在那女子身上。便是不肯，說女子與阮三雖是私通，阮三久思不遂，況又病體不痊，一旦苟合，豈不傷命？那薛姑子不合假以作佛事窩藏男女通奸，因而致死人命，況又受贓，論了個知情，褪衣打二十板，責令還俗。其母張氏，不合引女